



也多是附近多年来积累的稳定的老主顾。这些老主顾从上班到退休，一只头都交给了“明丽美发”。理发店的老板周明丽是70后，扬州人。1994年，她在附近机电局内部的理发室上班，后来单位取消理发部门，她就在附近借了这间店面，开始个体经营。店内还有3个理发师，两个是她妹妹，一个是她姐夫。

在这样一个居民渐渐变少的区域，“明丽美发”的客户也很稳定。有早前在附近上班的人，也有原先附近的居民，他们靠着口口相传的传播模式，又带来了更多的客户，支撑起理发店的正常运转。有些老客人虽然搬迁到了较远的周浦，甚至也会坐公交来回四个小时回来这里剪头做头。

这里不存在办卡模式，不需要用一张预付卡拴住客户。“明丽美发”没有经营自己的“大众点评”，店名条目和寥寥几条点评，都是年轻一些的客人自发建立的。“我觉得不需要推广。再推广，阿拉来不及做。”周明丽说。

街边理发店在日新月异的上海生存空间其实并不宽裕，但最终留

上图：陈启明在为顾客剪发。摄影 / 刘朝晖

右图：陈启明夫妻俩操作的理发店。摄影 / 刘朝晖



“没有套路”的长年坚守

和张建安一样在上海开了30年理发店的，还有来自安徽的陈启明（化名）。从当年凉城路到广灵四路，陈启明的理发店30年间已经换了三次地方，但还是坚守在凉城地区这块居民集聚的区域。

陈启明的理发店名为“巾帼理发”，他说这是老婆起的名字。在上海，老陈遇见了他的另一半，后来老婆也学了理发手艺，和他一起操持起这家“夫妻老婆店”。现在的店面，租借了一个小区沿街面的商铺，面积不大，营业吃住都在里面，迄今已有20年。

在这里，“小陈”成了“老陈”。他看着坐在理发椅上的孩子，从幼儿园一步步走到大学，然后毕业、找工作。笔者是这里的常客，上周的一个晚上去理发时，正好没有客

人，他正和老婆女儿挤在卧室里一张大约两平方米的桌子旁吃晚饭。

“稍等片刻，吃好饭就帮你剪。”老陈招呼着，五分钟后就放下饭碗拿起了剪刀。

十来分钟后，老陈停下了手。“看看，怎么样？”这是他的习惯语气，为客人剪完头总会问上这么一句，如果还有要求，他再进行修改。老陈剪头很快，但从不着草马虎，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，洗剪吹只要30元，周边小区的很多居民都愿意来这里理发。虽然同街面不远处就有一家美发沙龙和文峰连锁店，但老陈的生意还是有保障。

尽管如此，老陈还是感到了生活的压力。“每个月的租金要12000块，每天要做满400块才是给自己挣的。”他说，准备到退休岁数就回安徽老家。

和老张、老陈的店一样，位于外滩后街元芳弄的“明丽美发”里，